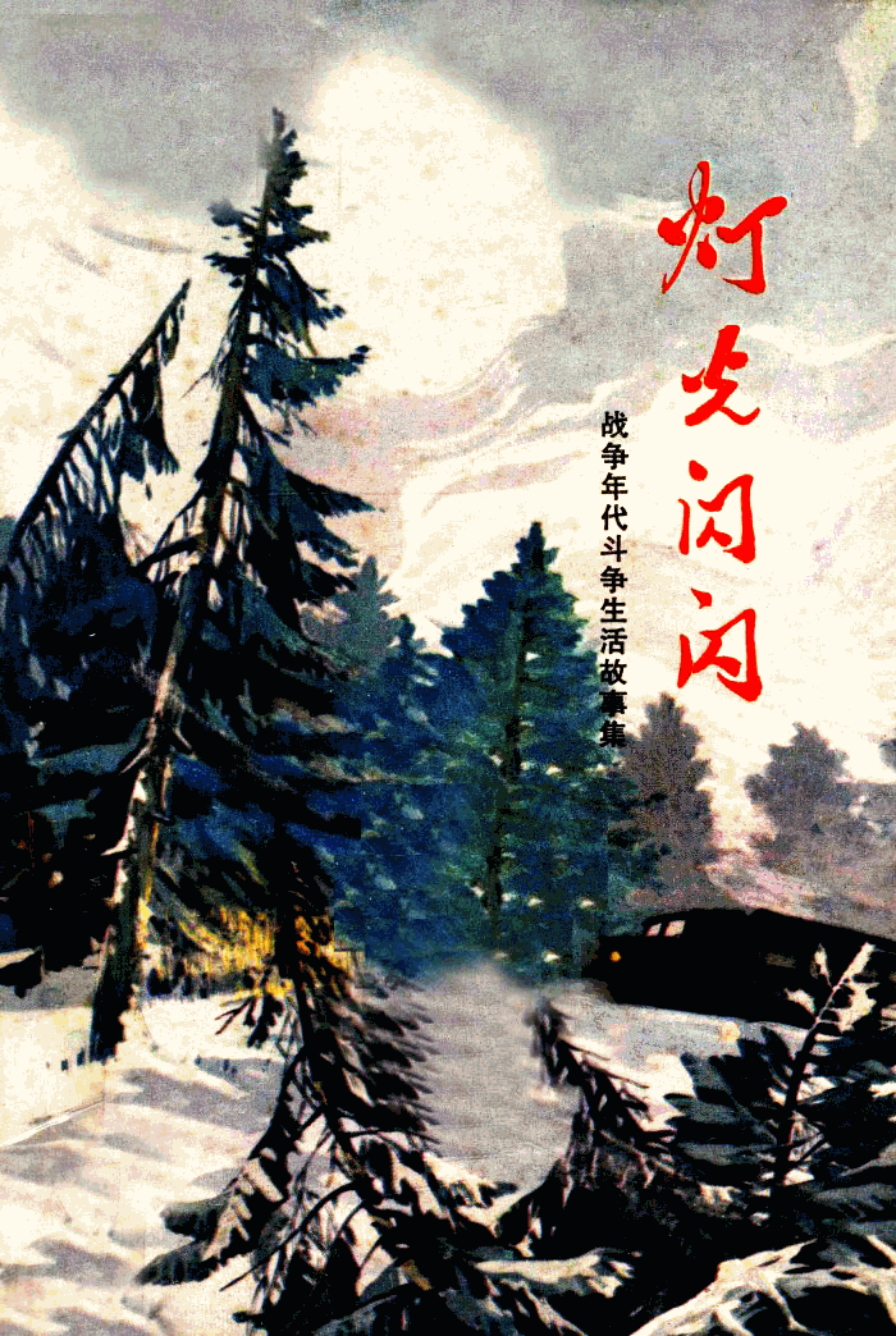


灯火闪闪

战争年代斗争生活故事集



目 录

槟榔寨歼匪记·····	李伟光(1)
钢铁运输队·····	杜荫华(23)
坚强的小战士·····	严小蒙(40)
灯光闪闪·····	李志光(55)
春嫂·····	张春利(65)
一门山炮的故事·····	李晓东(78)
小马山阻击战·····	超越 张光武 家伟(91)
高炮打埋伏·····	孟宪章 秦世林(100)
飞兵千里·····	苗晓平(110)

槟榔寨歼匪记

李伟光

一

故事发生在一九五零年初春。

这天深夜，西南边疆的天象一口倒扣的锅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沉睡在群山怀抱中的傣族山村槟榔寨寂静无声。突然，从寨子里闪出一支队伍，如同离弦的飞箭，直向夜幕笼罩的落鹰山插去。

这支队伍是解放军南下部队某部侦察排。不久前，我军在这一带歼灭了国民党白崇禧残部一个团，解放了槟榔寨。可是，当部队继续向南挺进，山寨人民掀起反霸和减租减息运动的时候，一股漏网逃进深山的敌人，以惯匪出身的敌参谋长赖七为首窜出了山林……。为保卫山寨人民的胜利果实，保卫反霸和减租减息运动，侦察排奉命重返槟榔寨执行歼匪任务。

天刚黑不久，侦察排接到山寨贫协主席岩松老爹的报告，说赖匪一伙正在落鹰山后的龙竹岩下盘灶架锅。经过详尽的分析，他们认为敌人在龙竹岩过夜的可能性很大，决定夜

袭龙竹岩，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。

队伍沿着崎岖的山路刷刷疾进。走在前面的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年轻人，中等身材，动作敏捷，眼神坚定沉着。他就是排长郑洪南。这阵儿，他脚下快步如飞，头脑里却考虑着即将发生的战斗和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。在战场上，情况往往是瞬息万变的，尤其是对付赖七这股日暮穷途的匪徒，他们既狡猾又在垂死挣扎，任何花招都要得出来。做为一个指挥员，万万不能粗心大意呀！想到这些，郑洪南摸摸身后的驳壳枪，步子迈的更快了。

夜，越来越黑。山风好象有意和人作对似的，一阵紧似一阵地呼啸开了。龙竹岩四周，一簇簇高大的龙竹随风摇曳，发出“沙沙”的涛声。

侦察排赶到龙竹岩附近。郑洪南朝竹隙间透出的火光观察了一会儿，挥动驳壳枪，指挥战士们从两侧包抄过去。离火堆越来越近了，可以隐隐看见火堆旁的匪徒们横七竖八地躺着。紧跟在郑洪南身后的一班长赵亮有点沉不住气了。这个膀宽腰圆、性情火爆的“猛张飞，”压低平时象炸雷般的嗓门：“排长，打吧！”郑洪南瞅了他一眼，没吭声，拨开树丛继续往前摸。当和火堆只相隔二十多米远时，郑洪南的心不禁猛地一缩，奇怪！怎么没有动静？连个哨兵都没有？莫非……他见另一侧的战士们也接近了火堆，没有再想下去，指挥战士们冲了上去。但是火堆旁仍无动静，躺在地上的“匪徒”全是些石头。

“连长，王八羔子们跑了！”一个战士气愤地骂起来。郑洪南抑制住愤怒，迅速围绕火堆进行观察。他发现火堆四周

已用枯叶铺了几个睡觉的地窝，有几个由于匆匆跑动而留下的脚印。他又从火里抽出一根树枝，估计了一下燃烧的时间，认为敌人刚离开不久。

“快，搜索竹林！”郑洪南果断地命令。战士们立刻分成战斗小组扑进竹林。

两袋烟的功夫，战士们陆续走出竹林，回到火堆旁。

“这帮兔崽子跑得倒快，我看，准是被咱们打怕了，连晚上睡觉也要爬起来挪挪窝。”赵亮扯着粗嗓门嚷道。听他这么一说，大伙也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。

“说不定咱们被敌人的哨兵发现了。”

“依我看，这里面准有名堂！”

……

郑洪南走出竹林，听见这些话不由地停住了脚步。他脑海里浮起一团团疑云：同志们说的有道理，今晚的事是怪呀！匪徒们为什么要在这深更半夜的时候离开呢？而且那样匆忙？是谁惊动了他们？……郑洪南的目光落在手掌上。他手里拿着刚才在竹林里搜到的一小撮牛肉渣和一个空火柴盒。从肉渣的颜色和味道可以看出，这牛肉是顶多一两天的新鲜肉；火柴盒虽然是空的，磷面上划过的痕迹却不多，显然也是刚到手的新货。这些，无疑是匪徒遗留在竹林里的。但最近他们一直被严密封锁在山里，怎么会有这些东西？郑洪南紧盯着手里的肉渣和火柴盒，联想到同志们提出的疑问，感到问题蹊跷……

正当侦察排在龙竹岩下搜索的时候，槟榔寨边的矮树丛里钻出一个鬼鬼祟祟的家伙，摇摆着肥胖的身躯，象幽灵似

地滚进了沉睡的山寨。

拂晓，侦察排回到槟榔寨。

郑洪南主持临时党支部开了个支委会，便和一班长赵亮走进了岩松老爹的竹楼。岩松老爹是个苦大仇深的老人，在解放山寨的战斗中，他就给侦察排带过路，和战士们结下了深厚的阶级情谊，如今又成了并肩战斗的战友。

“洪南，是不是赖七那帮兔崽子又跑了？”老爹一见郑洪南和赵亮严肃的面孔，心里就猜着了八、九分。郑洪南点点头。赵亮一听这话，满肚子的火又上来了。他一屁股坐在岩松老爹递给草墩上：“哼，过得了初一，过不了十五，咱早晚要把这群毒蛇收拾干净！”岩松老爹没有再问，捧起水烟竹筒“呼噜呼噜”地吸着，两道浓眉越拧越紧。半晌，他眯着眼睛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怪事！赖七这家伙一没长千里眼，二没生顺风耳，他咋就知道大军夜里要去？”

“是呵！”郑洪南见老人和自己想到一块了，心里一阵惊喜，“刚才我们在支委会上也在琢磨这事。”他拿出牛肉渣和火柴盒递给岩松老爹，严肃地说：“匪徒们被我们撵得满山跑，一直躲在深山老林里，方圆百里又没有别的村寨，可是他们仍然能得到这些东西，这里面有文章呀！”

“唔，”岩松老爹仔细看着手里的东西说：“火柴在咱山里是稀罕东西，莫说深山老林里的单门独户，就是寨子里用火柴的也没几家呀！用的都是火石和火镰。”郑洪南听着，来回踱了几步，紧锁的眉头倏地一下展开了：“我看，一定有暗藏在我们身边的敌人捣鬼。”

这时，三个人的心里都象一团乱麻理出了头绪。可是，这个暗藏的敌人究竟是谁呢？能不能挖出这个暗藏的敌人，关系到能否尽快歼灭赖七这股顽匪，关系到山寨的反霸和减租减息能否顺利开展，但山寨刚解放不久，情况复杂，想一下子揪出这个家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，竹楼里沉默了。郑洪南来回踱着，楼板在脚下有节奏地“吱吱”响着。赵亮双手支着下颚出神地思索着。岩松老爹“呼噜噜”地吸着烟，一团团浓雾般的烟云在屋中弥漫。

郑洪南突然停下脚步问道：“老爹，你昨晚从龙竹岩回来遇到谁啦？”

“谁？”岩松老爹明白了郑洪南的意思，略一思索说：“我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在寨口遇见了毛伢儿爹，阿四婆，还有……还有盐贩子刀沙。”

“这几个人你都了解吗？”

岩松老爹放下水烟筒，把几个人的情况简单介绍了一下，清了清嗓子又说：“依我看，刀沙这家伙让人不放心！我遇到他时，他背着个竹篓不知要去哪？开始他躲着我，后来又缠着我东扯西问。我急着找你们报告情况呢，哪有闲心和他胡扯。现在想想，当时我匆匆忙忙，对他警惕不够，他不会……”

“唔，很值得注意。”郑洪南卷起一支烟，点燃，吸了一口，又问：“刀沙的样子象不象进山？”

“我看有些象。”岩松老爹说：“不过，他平时轻易不进山。”郑洪南陷入了沉思。一直没吭声的赵亮，这时“忽啦”一下拔出手枪：“排长，我看这家伙准不是好东西，先抓起来再

说!”

“不行!”郑洪南猛然转过身，拍着赵亮的肩膀平静地说：“一班长，不要过早地下结论，还需要深入调查。我们不仅要勇于斗争，还要善于斗争，如果抓得不准，不但会惊动敌人，还会破坏党的民族政策呵!”

二

这天，槟榔寨逢街。街头巷尾熙熙攘攘，满是赶街子的人。竹楼旁，树荫下摆满了竹篓、箩筐，喊声和商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，把个平素冷清的山寨变成了闹市。

一座挂着“盐”字招牌的竹楼门前，挤着一群买盐的人。刀沙晃着滚圆的脑袋从里面挤出来，他伸手把背后竹篓上的芭蕉叶盖好，抹抹头上稀疏的头发，匆忙走进竹楼后面的芭蕉林。芭蕉林枝稠叶茂，一直绵延到寨外的西山坡下。

刀沙钻出芭蕉林，爬上西山坡，在一块耸立的青石下站住了。他贼眉鼠眼地左右环顾了一下，往青石下的石洞里钻去。这洞叫芭蕉洞，槟榔寨的老人都知道它，但因洞里经常“闹鬼”，谁也没有进去过。

刀沙进了洞，把两个手指塞进嘴里打了个呼哨。一个脑袋尖得象橄榄的家伙，应声从洞深处闪出：“刀掌柜，今天来的真早哇。”

“少费话!”刀沙从怀里掏出一封信，递给“橄榄头”：“拿好，回去亲手交给赖参谋长。”

“是，你就放心吧!”

“货都在竹篓里呢，牛肉不多，给你们多添了些盐巴。”刀沙说着，帮“橄榄头”背上竹篓，目送他消失在洞深处。

在一张临时扎起的竹桌前，郑洪南伏身在笔记本上写着，目光里闪射出胜利的微笑。这几天，他和战士们深入群众调查研究，初步掌握了盐贩子刀沙的情况。刀沙过去是个赌棍，赌赢了钱才改行贩盐。有一年夏天，他出山运盐，一去杳无音信，有人说看见他的马帮在落鹰山被惯匪赖七抢劫了，风言风语传说他死了。可是，事过一年他却回来了，并且开起盐店当了掌柜。近几个街子，又有人看见他背着竹篓到西山坡去……。这些，在郑洪南的脑子里又打了几个问号。刀沙那一年到哪去了？嗜血成性的赖七为什么没有杀他？最近又到西山坡去干什么？问题越来越明显，刀沙是个非常可疑的人。

“一班长！”郑洪南合上笔记本，朝楼下喊道。赵亮应声跑上楼来。

“从今天开始，按支委会研究的新方案行动，你带一个组负责监视刀沙的盐店。我们还没有直接和刀沙打过交道，为了不打草惊蛇，你们换上便衣。”郑洪南想了想，又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我们面前的敌人是非常狡猾的，遇事一定要冷静，多长几个心眼，千万不能蛮干呵！”

光阴似箭，转眼又到了街日。

郑洪南一身傣族装束，随着蠕动的人流来到刀沙盐店对面的竹楼下。他警觉地扫了一眼独自忙碌的盐店小伙计和门

前买盐的人，走近赵亮，低声问：“怎么样，盐好买吗？”

“好买。”赵亮说着朝盐店努努嘴：“柜台前那个橄榄脑袋的家伙很可疑，他早就挤到柜台前了，就是不买，还贼头贼脑乱看，不知想干啥名堂。”

“刀沙呢？”

“在楼上。刚才背着竹篓象要出门，转了一圈又上去了。”

郑洪南眉头一皱：这几天刀沙挺“老实”，很少出门，会不会是察觉到我们注意他了？或者他在屋里捣什么鬼？想到这，郑洪南说：“一班长，光在外面监视还不够，应当设法进店去摸摸……”他话没说完，赵亮用胳膊捅捅他：“刀沙下来了！”郑洪南抬眼一看，会意地点了点头。

刀沙走下楼，眯起狡黠的小眼睛看看买盐的人们，大模大样地走到柜台前。这时，柜台前那个“橄榄头”活跃了，使劲地喊叫：“掌柜的，买盐！该我买了！”刀沙随着叫声转过脸，面部肌肉顿时抽搐了几下，浮起惊慌的神色。但他很快平静下来，狠狠瞪了“橄榄头”一眼，把头探出柜台四下张望。突然，他好象发现了什么，脸上立刻堆起笑纹，挤出店门径直向郑洪南这边走来。

难道刀沙认出我们了？郑洪南脑子里飞快地一闪。认出也好，给他来个将计就计……不容郑洪南再想，刀沙阴阳怪气地招呼起来：“啊哈，难怪看着眼熟，这不是郑排长吗，请！到楼上坐坐吃杯茶，嘿嘿，吃杯茶。”说着一撅屁股摆了个“请”的姿势。

赵亮没料到刀沙会来这一手，吃了一惊。他想上前拦住

刀沙，但看到排长递来的眼色，只好闪进人群。

“狡猾的家伙，果然认出我了！看来他也在暗中监视我们的行动。”郑洪南心里想着，脸上不动声色地说：“想不到刀掌柜还有这么一副好眼力呵！喝茶好说，可别误了你的买卖哟。”他把“买卖”两个字咬得特别重。说完便向盐店走去。

郑洪南的话，赵亮听的真切，明白是提醒自己盯住“橄榄头。”可他抬眼看时，“橄榄头”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溜走了。

郑洪南随着刀沙走上竹楼，一进门，就给他一种异样的感觉。寨里的竹楼都没有后窗，可这座竹楼却冲西开着一扇后窗；屋角放着一个竹篓，用芭蕉叶捂得严严实实，好象里面有什么不可见人的东西；桌子上放着一盒在寨子里难得见到的火柴。郑洪南又向后窗外望去，西山坡清晰地映入眼帘。郑洪南听岩松老爹说过，在坡上那块矗立的青石下有个芭蕉洞。有一年岩松老爹躲“遭殃军”抓伏，藏进坡后枇杷沟的一条石缝，无意中发现石缝和芭蕉洞是相通的。以此看，刀沙去西山坡会不会与芭蕉洞有关……

郑洪南灵机一动，朝屋角的竹篓走去。刀沙慌忙上前拦住，把他请到椅子上，又是烟又是茶格外殷勤。郑洪南心里有数了。他轻蔑地瞥了刀沙一眼，问道：“刀掌柜，近来生意兴旺吗？”

“兴旺！嘿嘿，兴旺！”刀沙点头哈腰地回答，接着反问道：“郑排长今天咋个想起穿我们傣家的衣服啦？”

“怎么，连你这么好的眼力都看不明白？”

刀沙听出话里有话，眼珠一转：“嘿嘿，当然明白！莫不是为了抓赖、赖七哒。”

“哈哈！”郑洪南放声大笑。笑声使刀沙打了个寒颤，他琢磨一下觉得不对劲，忙解释说：“郑排长莫见笑，我生来是个笨脑筋。你想，我要是早些明白，哪能叫你进来喝茶，误了你的公事呀？”说着也咧开嘴巴干笑了两声。

好一套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的把戏！郑洪南心里暗自好笑。刀沙却越想越不是味，怀里象揣了个兔子蹦蹦直跳，后悔当初不该请郑洪南进店，弄得自己骑虎难下。

一壶茶下肚，刀沙越发坐立不安，一双贼眼时而看看屋角的竹篓，时而偷偷向后窗外瞟去。突然，他象被蝎子蜇了一下，手里的茶碗“啪啦”一声掉在地上。

“刀掌柜，你……”郑洪南故作不知。

“没什么，嘿嘿，年纪大了，手脚不灵哒。”刀沙说着，连忙顺手把后窗关上。

“叭叭！”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两声枪响。郑洪南二话没说奔出了竹楼。刀沙忍不住得意地笑起来。

“洪南，是不是赖匪下山了？”岩松老爹带着民兵闻声赶来。郑洪南略一沉思，果断地说：“枪声不象！你们留在寨里注意刀沙的行动，防止敌人钻空子。”说完大步流星朝西山坡奔去。

打枪的不是别人，是一班长赵亮。刚才，他发现“橄榄头”溜走了，便叮嘱民兵岩妹注意监视盐店，自己直奔寨口寻找。一会儿，果然见“橄榄头”朝寨口走来，他便紧跟上去。“橄榄头”钻过芭蕉林，爬上西山坡，鬼头鬼脑地进了芭蕉洞。

赵亮巡视了一下四周，拔出手枪，打算跟进去，石头后

面忽然闪出一个人，一只手勒住他的脖子，另一只手举起匕首就刺……

这一瞬间的场面，恰巧被刀沙从窗里瞥见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。只见赵亮猛一闪身躲过匕首，回身就是一个“猛虎掏心”，一拳把身后那个家伙打得滚下坡去。他正要扑上去抓活的，那家伙忽地从腰里掏出了手枪。

“免崽子，原来是土匪！”赵亮咬着牙骂道，抢先扣动了扳机。

等郑洪南赶到，匪徒已经咽气了。赵亮把事情经过原原本本地述说了一遍，着急地说：“排长，洞里还有一个，咱们进去抓个活的！”

郑洪南回头望望刀沙的竹楼，心里豁然亮堂了。他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先不忙动手，留着他有用作！”

三

夜幕降临了，喧闹的山寨渐渐沉寂下来。

盐店竹楼的后窗“吱”地一声被推开，惊飞了宿在檐下的鸟。一个黑影爬出窗口，拽着绳子滑下楼，轻手轻脚进了芭蕉林。

黑影刚刚消失，赵亮带着两个战士从暗处闪出，紧紧跟了上去。

这一幕，被躲在竹窗里的另一个黑影看的清清楚楚。他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牙齿咬得“格格”响：“哼，老子早就料到你们要来这一招，今晚让你们尝尝老子‘调虎离山计’

的厉害!”这家伙正是刀沙。

刀沙背着竹篓溜出店门，绕道向西山坡后的枇杷沟摸去。行了一程，他见身后确实无人，便放心大胆地挺直了腰板。他为自己这一“调虎离山”计的成功而得意，飘飘然不知姓啥了。刀沙呀刀沙，你还真有两下子！在赖七手下混了一年，鬼都不知道，还以为你死了呢。如今刀沙是情报站长了，照样神不知鬼不觉。嘿嘿！……不过，这也多亏你当初多了个心眼，算计到老蒋好景不长，没敢出头露面，要不然也得和这帮弟兄一样，被共军撵得满山转呀。……刀沙想着想着，忍不住骂出声来：“去他妈的，赖参谋长这人越来越无能，害得老子好苦！那晚上要不是老子发现岩松老头神色不对，他们在龙竹岩早被共军吃掉了。”

刀沙翻过山坡，看看快到枇杷沟了，悬起的心放了下来。他走到一棵盘根错节的榕树下，打算歇口气。突然，榕树上“哗啦”一声响，一个人“嗖”地窜下来，飞起一脚踹在刀沙的背上。刀沙“妈呀”一声怪叫，“扑嗤”跌了个“狗吃屎”。他抬眼一看，只见郑洪南手持驳壳枪，如一尊铁打的金钢立在面前，顿时吓得面如土色，烂泥似地瘫在地上。

原来，郑洪南料到刀沙会耍诡计，早已带人卡住了通往芭蕉洞和枇杷沟的各条路。

郑洪南一把揪住刀沙的后脖领：“刀掌柜，这一招你早就看明白了吧？”刀沙张张嘴，想说说不出来，耷拉下脑袋，象只泄了气的癞蛤蟆。

再说赵亮他们进了芭蕉林，很快就捉住了那个坠窗而下的人，仔细一看，才发现不是刀沙，是盐店小伙计阿泉。赵



亮的肺都快气炸了，厉声喝问阿泉：“快说！刀沙让你出来干什么？”

“他、他让我往芭蕉洞里扔石头，再烧几柱香。”

“扔石头干什么？”赵亮追问道。

“掌柜说，扔石头可以惊鬼招财，生意兴旺。”阿泉老实地回答说。

赵亮和两个战士听阿泉这么一说，都感到纳闷。“橄榄头”白天钻进洞，刀沙晚上让人扔石头，他自己为啥不来？这里肯定有鬼！赵亮想了想，说：“走，咱们到洞口去看看！”

到了芭蕉洞口，赵亮“命令”阿泉坐在洞口月光下的一块石头上，他和战士埋伏在两边。过了好一阵儿，洞里传来“沙沙”的脚步声。一会儿，一个家伙钻出来，张口就骂：“他妈的，为啥不发暗号？害得老子等……”没等他把话说完，赵亮一个箭步冲上去，象老鹰捉小鸡似地，把他结结实实捆了起来。

原来这家伙正是“橄榄头”。刀沙这个狡猾的家伙，见情况不妙，便利用阿泉去通知“橄榄头”。扔石头是匪徒们表示危险的信号。然后，刀沙绕道到“橄榄头”回山的必经之路枇杷沟交“货”。但是，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！

审讯结束，已近五更天了。

郑洪南推开竹门，轻风吹来，稍稍有点凉意，头脑顿时感到清爽爽的。他望着满天星斗和黑黝黝的群峰，脑海里波涛汹涌地翻腾着。从刀沙和“橄榄头”的口供得知，赖七这

股匪徒的巢穴在卧狼洞。这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，并且观察视线很好，一有风吹草动容易发现，可迅速溜走。下一步怎么行动？围歼卧狼洞，还是……。郑洪南在屋里慢慢地踱着，思索着，感到形势逼人。去吧，匪徒凭借有利地形，能打能溜，不一定能全歼敌人，反而会打草惊蛇；不去吧，下山取货的“橄榄头”已经被捕，时间拖延，赖七定会有所察觉，万一远逃，岂不又前功尽弃。

油灯的灯苗一闪一闪地跳跃着，映照着郑洪南严肃的面孔。蓦然间，他眼睛一亮。赖七一定认识盐店小伙计阿泉！刚才弄清了阿泉的身份，他不是匪徒的同伙，是一个被刀沙从山外骗来的穷苦孤儿，经过启发教育，他表示愿为消灭匪徒出力。如果让阿泉上山，能不能把赖七这条毒蛇引出洞？……郑洪南拨矮烧短的灯蕊，灯苗呼地一下大了，照亮了他由于兴奋而泛满红光的脸膛。

随着竹楼梯的“咯吱”声，岩松老爹的身影出现在门口。

“老爹，这么晚了您还没睡？”郑洪南抑制着激动，把老人让进屋。老人假装生气地说：“我早睡醒一觉了，你还是问问自己吧！”说着两个人忍不住同时笑出声来。老人接过郑洪南递的烟，点着吸了几口，严肃地问：“洪南呀，你看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？”

郑洪南先谈了刚才对情况的分析，接着说：“按照毛主席‘经常要采取巧妙的方法，去欺骗、引诱和迷惑敌人’的教导，我想，蛇藏在洞里不好打，咱把它引出洞来打。”

“唔！”老人缓缓地点点头。